

铁流陕北

从红军到八路军

一部鲜为人知
亦有鲜活人性的长征史

萨苏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铁流陕北

从红军到八路军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流陕北：从红军到八路军 / 萨苏著. —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477-2366-1

I. ①铁… II. ①萨… III. ①中国工农红军—史料②
八路军—史料 IV. ①E297.2②E29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8958号

铁流陕北：从红军到八路军

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 65255876

总编室：(010) 65252135

印 刷：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3.5

字 数：200千字

定 价：4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引子：长征建立了一个陕北“梁山泊” 001

上篇 从苏区到长征

日本新闻中的红军领袖 011

第五次反“围剿”还有第二个洋顾问 017

跟着红军喝“龟壳汤”——传教士薄复礼的长征回忆 026

生生死死战未休——从黄克诚大将的经历看红军长征 032

智败川军“小诸葛”——大渡河之战再考 042

附：“掉链子”的泸定桥 / 060

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长征 / 064

下篇 从红军到八路军

- 陕北，怎么会“冒”出一块根据地…………… 074
- 孤独的军团——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 090
- 猛虎斗貔貅——徐海东大战榆林桥…………… 106
- 十大元帅是怎样到达秦川的…………… 135
- 红军记忆，陕北印象…………… 156
- 附：在陕北研究航空母舰——哈里森·福尔曼眼中的红军 / 176
- 打红军打出灵异来 / 182
- 陕北的红军有飞机和战车？！——日本记者的特别报道 / 193
- 薄复礼五十年后回忆的红军 / 204

引子：长征建立了一个陕北“梁山泊”

长征建立了一个陕北“梁山泊”，这是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提出的，他在1941年出版的《赤色支那的究明》第六卷《延安水浒传》一书中这样形容红军、长征和陕北的关系：

“红色支那”这个词，是十年前本邦[笔者注：指日本]对中国左翼运动进行研究的学者提出的，在记者们中间，是个非官方的约定俗成的名词。1934年年初，“红色支那”已经拥有八大苏区（总面积相当于中国的两个省）和三十万红军——共产党军。在江西瑞金，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在这一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以，在中国的共产运动史上，这个阶段被称作“苏维埃时代”。

在苏维埃时代，11月7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每年都要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1934年，这个革命纪念日的庆祝会，早晨六点就在瑞金开始了。参加者达一千多名。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没有出现在会场上，只有副主席项英、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主持会议。站在讲坛上发表祝贺演说的项朱二人，



对中国十分熟悉的日本摄影记者波多野乾一的作品之一

表情中都带了难以掩饰的抑郁。不到两个小时大会就宣布结束。早上十点，在由项副主席主持的阅兵式上，颧骨突出、面色苍白的官兵们依然整齐有序——但是，就在这天下午，讨伐军的飞机，很不协调地出现在了红都的上空，开始了新一轮轰炸。

第二天，也就是8日，红军烧毁兵工厂、军官学校等机关。9日夜，这里一个士兵的影子都看不到了。过了一天，国民党军东路军的第十师（师长李默庵）长驱直入瑞金城。经营了六年的中央苏区，就此沦陷。红军出发，向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新的地盘。漫长的西征开始了。

从成立之初就以独特的游击战术著称的红军，巧妙地避开讨伐军的锋芒，或分或合，似流寇，似流星，画出数条不规则的路线朝西北而去。当时我曾根据红军的动向，在地图上推测他们此后的行踪，这张地图至今还在。然而，他们的路线宛如游动的长蛇而毫无规律，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沮丧。

中共方面，把这次西征称作“长征”，据说征程达到二万五千里。计算起来，这并不是夸张。1936年10月，红军第一军团到达甘肃预旺堡的时候，其纪录已经达到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1933年，贺龙、徐向前两军，为这个纪录分别贡献了五千九百余里和五千一百余里。1935年至1936年间红军主力的行军继续刷新着这个纪录。此时，他们的行程达到一个月六百里，平均一天二十里，其转移速度何其快也！

他们擅长的游击战，在这两年间继续得到发挥，因此在陕西北部终于安定下来，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以同省的延安为中心，纵横二十余县，即被称作“陕甘

宁边区”的地方。支那事变[笔者注：即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共代表（多半是周恩来吧）与蒋介石展开谈判。根据中共方面的消息，9月6日（1937年），蒋介石承认了边区的存在。

这块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就此成为红色的梁山泊。这块红色的秘境，蒋介石政权一指亦不能染。这里成为赤色中国人和苏联人活跃的舞台。与《水浒传》中朱贵酒店类似的“招待所”出现了，如同攻陷大名府那样的事情也不断上演，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南北战线驰骋往来。

虽然我们中国人经常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诠释某个新的时代或政治形势，但用“水泊梁山”来形容陕北红色根据地的说法还是很有新意。波多野乾一甚至还一本正经地将红色军队的将领列为“水浒一百零八将”，加以形容。

实际上这种描述确实有其道理，长征使红色力量在陕北这块土地上实现了一次“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们的名字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这种人才的集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以蜀汉时期的人才状况和延安做一对比，便会发现其价值。蜀汉后期的人才衰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将蜀国所在的益州和中共红军长征的目的地陕北进行一个比较，结论很是鲜明。

读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开始总是不懂，面对邓铜、丁立等曲长屯将的损失诸葛亮为什么如此痛心，难道不应该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后来仔细看“四方之精锐”，仿佛对这位丞相之内心稍有了解。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蜀汉前期的将星云集，源自于各地来投，就好像红军长



陕北红军战士

征到了陕北，的确是人才储备雄厚，随意点出一个或许都能当团长。这就是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谈到的“四方之精锐”，单单靠蜀地一处，不可能培养出同样数量和质量的人才团队。就像单靠陕北，也很难想象可以培养出一大批既能领兵打仗又能治理国家的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依靠的骨干，还是全国各地的人才。当然，陕北当地也有人才，如军事上的刘志丹（也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政务上的习仲勋，但是毕竟有限。

蜀汉后期人才集团的衰落，和益州的文化水平有关，因为当时益州和中原相比，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它还不能胜任一个人才培养基地的重任。文化的培养，毕竟需要一个积淀的过程。陕北在当时和现代，也是同样的处境。很难想象共产党到达陕北之后，只靠陕北当地的人才就能称雄天下，这不是一个重用不重用、会不会选拔的问题，而是是否有人可用的问题。事实上，益州人才的佼佼者，如吴兰、雷铜，在出川作战中也证实难以承担对抗中原的重任。当年刘焉出川争天下，大败之后一蹶不振，也说明蜀中人才本身的不足，也正因如此，蜀汉政权对西南的开发才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蜀中和陕北在人才的接续问题上恰好可以做一个对比，抗战军兴，延安的人才有增无减，其原因有两个：第一，长征胜利后的共产党在全国范围获得了宣传自己的舞台，依靠合法地位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第二，陕北从红军时代便成为一块神秘的“圣地”，爱国青年乐于前往延安。但是，蜀汉的益州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它的对外窗口狭小，无法向中原地区传播其影响，特别是荆州的丢失，是蜀汉历史的转折点。如果保留荆州，就保留了蜀汉对于全国的影响；否则，就基本被封闭在川中，难以发展，而且其交通闭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人才不能轻易入蜀。这两点使蜀汉政权难以补充人才的新鲜血液。

对于这一点，诸葛亮可以说比当时蜀汉政权的其他人看得都清楚，所以面对这种封闭状况，他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就像他在《出师表》中所述，在现有人才还可以使用的时候，积极发动北伐。发动得越晚，人才就越不足，对比刘备的汉中之战和诸葛亮的街亭之战，就可以看出这个关系。第二，北伐的目的，直

指有着人才政治影响的双重基地——关陇，这里是汉朝的发源地和其长期盘踞的地方，如果占领这个地区，就可以获得可靠的人才供给和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获得此后和共产党在陕北争天下基本相同的本钱——关陇的文化积淀，这是益州无法比拟的。蜀国后期本地将领中，没有一个可以在军事上和姜维相提并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治标又治本的办法，成败在其次，但战略方向没有错。如果仅仅依靠益州坐井观天的土著势力，其“培养”结果，大约就是那句话：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但是别想从一块海绵里挤出一桶水来。武大郎和土拨鼠拉亲家，只能生出一帮土肥圆。

至于说诸葛亮用人谨慎，不注意培养人才，有些时候也要看是否有适合培养的对象，其实诸葛亮留下的班底对蜀国来说已经相当丰厚了。诸葛亮死后，这个班底帮助蜀汉维持了差不多三十年，说明他对接班人培养得相当不错。后来的割据政权，年限还没有这个数吧？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水平；但他在益州的局面和到达陕北的红军相比还是不可相提并论。红军的长征是播种机，也是人才的培育箱，到达陕北的时候，简直是把黄埔军校搬到了窑洞里来。

漫漫长征，血战湘江、桥横大渡，辗转二万五千里，写下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的过程已为无数史家详加考证，但很少有人会换一个角度，从陕北根据地的角度看一下这段神奇的历史。

对于陕北红军指挥官刘志丹和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而言，他们眼中整个长征的过程如同百川归海。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从不同的道路，在不同的时间，



陆续到达了同一个复兴的起点，并在这片黄土高坡的土地上养精蓄锐，开始新的征程。

这是一个如同梁山聚义的过程，此后几十年中掌控国家命运的扛鼎人物，通过长征风云际会，缔造出了一个共和国的雏形。十元帅十大将中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这次远征，他们的足迹，在中国的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深刻的红线。

长征是一场命运的角逐，也是一场英雄的聚会。

也许人们在研读资料后会发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红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特别的。



上篇

从苏区
到长征



曾雍雅将军

1934年10月，开国少将曾雍雅还是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他跟随部队行军经过故乡雩都的时候，首长罗瑞卿对他说：“你回家看看吧。”

曾雍雅不想去，他觉得作为部队的战士，大家都在一起，自己一个人回家不像话。罗瑞卿还是劝他去，他确实离家很久了，便说：“那我就回去一下，晚上肯定赶回队伍。”就这样，曾雍雅回到了家中，此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已经逼近雩都，他的家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避难，见到他回来十分欣喜。于是家里杀了仅有的一只

鸡，不及炖到熟透便一起吃了顿仓促的团圆饭。

两个月之后，西行的红军在湘江畔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当曾雍雅走到江边的时候，浮桥已经被炸断，他随着人流涌向上游，在一处水浅的地方终于徒涉而过。此时的他回头望去，才忽然明白了罗瑞卿当时让他回家团聚的意义——长征已经开始了。

此后的十余年中，家人只能存在于他的梦里。这是离开中央苏区时，八万红军将士几乎相同的境遇，他们中间只有七千余人到达了陕北。

对于外界而言，红军是怎样一支队伍，他们为何要开始长征，在征途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一切正是我们这本书第一部分试图要解析的。

日本新闻中的 红军领袖

要说最关心红军动向的邻国，一个是当时共运的总部苏联，另一个便是东边的日本。它之所以如此关心红军，并不是也想搞革命，而是因为日本二战前一直将自己视为东方的反共基石，并且非常担心日本国内外的共产党相互影响和呼应。直到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中国，其宣传中还把“反共”当作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所以，在日本的新闻报道中，便经常出现红军的消息了。

虽然观点上有问题，但以日本人的认真劲儿，他们当时留下的新闻报道等，倒成为今日研究红军的重要史料了。

不过，也有些内容会让人读了如在云里雾中，哪怕是研究红军的专家，也会怀疑是不是看错了。

1932年10月26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一条关于红军的报道——由其上海支局撰写的《共匪之患》，算是那个时代对于红军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其内容如下（因是对原文的翻译，其中“围剿”“共匪”“支那”等词汇不做更改）：

支那当局如今最大的烦恼便是共匪之猖獗了。如果在镇压共匪的政策上继续出现失误，甚至可以推测支那会面临崩溃性质的危险。日前南京政府集中了六十七个师又十二个旅的部队，合计六十三万余人的大军发动剿匪之战〔笔者注：

共匪に悩む

子として、行く所へ行く所へ、
難を起してゐるが、近く重文
府に次いで、ひきかへして、

支那の共匪の勢力は、
何といつても、大に増進した。
共匪の勢力は、

りすれば、それは明かに十九
階まであつたが、共匪のど
うに問題にするところである。

けつて居るが、地の利を
占め、共匪軍は二四年で、共
匪の勢力は、

支那の共匪の勢力は、
何といつても、大に増進した。
共匪の勢力は、

中央軍に

支那の共匪の勢力は、
何といつても、大に増進した。
共匪の勢力は、

28.

長江流域に於ける共匪の勢力は、
きつた形であつたが、共匪はあ
かもその如く、政府軍に一寸の
隙みが生ずれば、直に八方に蜂起
するばかりで、中央政府の財政
窮乏の弊害も、認められた。共
匪の勢力は、

英國勢力下に 大西藏出現か 反蔣の兩廣形勢

西藏の形勢は、中米より完
全に孤立したものと見えて、い
やいなや、蔣介石の軍に包圍さ
れるに至るかも知れない。し
かし、用兵に熟練した南軍の軍
勢は、

大阪《朝日新聞》上关于中国红军的报道

即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对于这次南京政府动用的兵力，国内使用的数字通常是五十万，蒋介石从汉口出发亲自到军中督战，虽经苦苦鏖战仍未能成功。而围绕着蒋介石所进行的去除国民党传统、实施极端独裁的进程在不断深化，也是借助了共匪存在的背景。

共产党军的大本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省的瑞金。在这里，共产党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相互合作，指挥的直属部队达到五万人，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陈东山的第六军团所属的一万六千兵力，共同确立了（苏维埃）最为强大稳固的地盘。其友军彭德怀（第三军团军团长，兵力约四万一千）与之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朱、董、陈、彭四部军队的势力控制了江西省南部一半和福建省西部，范围相当广阔。